

T434/2453(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7/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詩說解明正釋卷之十  
後學紹興季本輯校

門人山陰  
校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  
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  
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樊改為晉侯其封域  
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魯孫  
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華谷嚴氏曰成王封弟  
叔虞於堯之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  
侯晉陽晉水亦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



NOV 1957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張道校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魯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華谷嚴氏曰成王封弟叔虞於堯之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



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  
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  
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  
絳徙翼自昭侯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併晉又  
自曲沃徙絳集傳曰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  
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  
其始封之舊號耳今按經之所錄必唐時詩非晉後  
詩也故以唐名而今亦非舊次矣晉陽即今太原府  
治曲沃今為解州聞喜縣絳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  
平陽府

蟋蟀

經旨曰國人乘農隙燕樂而不敢過於荒也故作詩  
以警戒之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歲暮云者即豳風七月所謂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  
為改歲之意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  
懼貌即無荒之意惟良士能之欲取以為法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外餘也謂思慮之所不及者蹶蹶恐有顛蹶而以為懼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

役車庶人收納禾稼之車即牛車也詳見大車字義慆過也休休以安為念亦懼意也集傳釋此似未盡耳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經旨曰此刺儉而不中禮之詩非謂可以及時而樂

也與前篇蟋蟀之指大不侔集傳以為答前篇之意失之遠矣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興也○婁音縷

樞莖今刺榆也為茹美滑榆種類多但皮理異耳此與樞對則榆之白而為粉者故陸璣遂謂榆為白粉也曳拖地也婁曳而至於褸裂也宛坐見貌愉樂也

○山有栲隰有杻興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興也

栲山木也爾雅謂之山樗陸璣則以為誤而曰栲葉



言言解用五采  
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輪或謂之栲櫟杻攄也葉  
似杏而尖色白皮正赤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廷  
內謂堂寢也洒埽以水濕地而掃之也考擊也保居  
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

興也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末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意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故曰日鼓瑟人多憂則日  
短惟飲食作樂可以末長此日也華谷嚴氏謂來日  
已短宜及今作樂以引延此日非也○此篇以山有  
樞栲漆隰有榆杻栗興子有衣裳車馬廷內鍾鼓酒

食相應惟在有字大意言天地變化草木蕃未嘗閉  
而不發也人於衣服車馬宮室器具飲食凡禮所當  
為者乃皆閉而不用徒自憂苦畧無隨時自得之意  
何哉惟其富而不好禮故鄙吝至於如此耳故詩以  
刺褊狹固陋之人則可若以為人不可不及時為樂  
則將使人荒寧自肆非所以為訓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

經旨曰此諸侯訪賢者於其所居之地而咨其密謀  
之詩也舊說以為國人將叛歸桓叔而作則害義傷



言言解題上程  
卷之十  
四  
教之甚不可以為訓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興意

鑿鑿巉巖貌素衣朱襮諸侯自言其所服也此中衣以布為之素衣而露襮則袒而見美矣子指賢者即君子也沃賢者所居之地

○揚之水白石皓皓興也素衣朱襮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興意

皓皓潔白也繡褌之繡領也鵠亦賢者游息之地蓋其所居在沃而游息或在鵠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興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興意

粼粼水流石間而有粼也命賢者之教命也○此篇

皆以水石起興蓋指賢者所居水石之間又以見其悠揚之中常存剛介也諸侯親至其地而訪之以得見為幸及聞其教命但中心藏之而不敢以告人蓋賢者因諸侯求見之誠而其言痛切時弊諸侯恐其為人所忌故不敢泄也非真心求治者能如是乎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經旨曰此美德盛而致宗族蕃衍也小序以為君子



見沃強盛知其蕃衍則桓叔之篡竊何足以語碩大之德哉辯說固已不信其然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賦椒聊且

遠條且也

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辭盈升一將即盈升言其多也遠條長枝也之子指君而言碩大者推親親之愛以及於人而成其大德也無朋者言其無朋比之私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菊也彼其之子實大且篤賦椒聊

且遠條且也

篤厚也言德積之厚也○此詩以椒實比宗族之蕃衍而言其君有碩大之德所致故又即椒聊而嘆之以條之遠者明其蕃衍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經旨曰此女悅男之詩亦淫風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賦

綢繆猶纏綿也良人指男子子女子自稱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也賦

芻草也邂逅不期之會女遇男而悅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如此粲者何也賦

戶室戶也粲舊說以女三為粲故指女言竊意男子

亦可以為粲如束哲補亡詩所謂粲粲門子是也○

束薪芻楚以綢繆其所居上可以見三星則非富家

深密之室矣詳觀詩意當是淫風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杜杜

經旨曰此詩之意欲人厚於兄弟而篤親親之恩非

真無兄弟而自傷其孤特也但不知其何所指耳

有杜之杜其葉潛潛也興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也興○志比毗

後凡親比之此並同

杜特生也杜赤棠也說見甘棠潛潛潤澤貌踽踽無

所親貌行之人非同父也比親也飲助也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也興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也興

菁菁茂盛貌裊裊無所依貌同姓以同宗言亦謂兄



言言解居二來  
第也行之人非同姓也。○言扶杜雖特生亦有濬濬  
菁菁之葉以庇本根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無庇矣  
見人不可無兄弟也非兄弟則為行路之人矣行路  
之人相遇何嘗相親比乎其所以不相比者正為人  
之無兄弟者不相助所以為行之人也此即常棣所  
謂雖有良朋况也求歎之意

扶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

經旨曰此國人羨大夫能順民心而為治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也賦

祛詳見遵大路字義居居各安其所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賦○與

同袖

究究各盡其分也好言其善也○大夫治民能順所  
欲故國人稱之曰服此羔裘者從我所欲而為治故  
人人各安其所各盡其分而他人之分治者亦體大  
夫之意而皆有恩及人故曰豈無他人然皆大夫之  
所倡率也故特歸美焉

羔裘二章章四句

鵝羽

詩經羊頁二章

言言



經旨曰民困於征役而不得以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以叙其無所控愬之情也觀王事靡盬之言意其當為王風而誤入於唐耳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也賦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也賦

肅肅羽聲鵠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也非櫟也詳見綿字義鵠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於苞栩之上如易所謂鴻漸於木或得其稱以比民之性本欲安居而又勞征役急於求息也王事以周室言盬從盬從古乃監視古

昔之義靡盬則視古不若謂世道之亂也怙恃也謂恃子以養也無所控愬則歸之天而已後二章義同○肅肅鵠翼集于苞棘也賦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也賦棘小棗極所至之處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也賦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也賦

行列也常復其常也○黍稷稻梁詳見七月字義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



言言解原上科 卷之十 九 唐風  
經旨曰此美賢士在下位者德稱其服之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也賦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也賦

七六皆受命之數按周官典命侯七命王之卿六命  
內外之爵惟上公九命王之公八命然異數不常加  
人也故舉侯之七命卿之六命者以言其服之為貴  
耳凡輿服等威上得以兼乎下故七命者得服七等  
之衣六命者得服六等之衣蓋畿外之侯畿內之卿  
受天子之命其貴至於七六之數而服其服者亦常  
有之但不如子之安而吉且燠耳蓋賢者德稱其服

其心無愧也子必指賢而在下位者今亦不知其的  
為何人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

經旨曰此寒士好賢真切之詩也集傳得之序以此  
亦為刺晉武公而作可發一笑唐風不過十二篇而  
連及曲沃武公者十居八九豈其國止有武公可言  
邪其識之陋亦甚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此彼君子兮噫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也賦○飲音陰食音嗣後凡取  
飲之食之之義者並同



詩言解題正釋 卷之十 十一 唐風  
扶杜獨生道旁言其陰不足以休息以比已之寡弱  
不足以致賢者也嗟發語辭

○有秋之杜生于道周也此彼君子芳嗟肯來遊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也賦

周曲也

有秋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

經旨曰此婦人以其夫征役或至喪亡而誓死以守  
之之詩也程子以為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而華谷  
嚴氏則直以為悼亡今觀詩意角枕錦衣之采爛夏

日冬夜之懷思豈悼亡者之所宜言乎但曰予美亡  
此則知其或已喪亡而心猶冀其歸也其情亦可哀  
矣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此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也賦

藟草名似枯樓葉盛而細葛蒙楚而藟蔓野以比已

死則覆楚葬野之意予美亡此者謂其夫或喪亡也  
誰與獨處程子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藟蔓于域此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也賦

域瑩域指墓而言蓋婦已期於死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也賦



角枕猶言角巾言其方也粲爛皆華美鮮明之貌獨  
旦獨處至旦也角枕錦衾非縞素之服故不可言於  
夫亡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

夏日冬夜言其永也居以墳墓言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

室以塚壙言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

經旨曰此賢人被讒退隱首陽而作此詩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賦也○舍旃捨後凡推

苓即簡兮隰有苓之苓首山名即禹貢雷首在平陽

府蒲州東南山南曰陽巔山頂也苟猶言或者不敢

必焉之辭也旃之也苟亦無然蒙上三句之意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賦也

苦即邶谷風荼苦之苦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賦也



詩言解頤上卷  
卷之十一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終

葑即邶谷風采葑之葑。○賢人被讒隱於首陽而言采苓采苦采葑以供食亦無不樂但人之爲言或有不  
不可信者謂不必其皆實也若舍之而或不以爲然  
則人之爲言豈有得行者哉正以其必可信而畧無  
所疑故人得以行其言耳不爲必然之辭而曰苟者  
不敢自決其無招謗之實而欲人之少加察也婉而  
不迫亦可見其心氣之和平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終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一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張道校正

秦

朱子曰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仲湑居西戎以  
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  
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  
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  
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  
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  
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今按伯益與稷  
契同時佐舜而伯益又復相禹七年稷契皆為諸侯  
則伯益必亦為諸侯矣但後失其官而居西戎以保  
西垂亦猶周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也直至  
周孝王時始使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汧水在今鳳  
翔府隴州汧陽縣南一里渭水在南由廢縣南四十  
里今為隴州地東南汧水入渭之處即秦地也孝王  
時尚在畿內而命非子邑之蓋與之近地使之食力  
以便養馬非封為附庸之國也故宣王時始命秦仲

為大夫則漸進之而秦之族自是亦浸強矣及平王  
東遷其後世以兵送之封為諸侯是為襄公資之以  
逐犬戎而遂有畿內八百里之地豈以當時周德既  
衰日蹙國百里而沒於西戎之地隨其所闢歟夫秦  
伯爵也制地七十里而與之以八百里之廣且併岐  
豐故都而授之非禮甚矣東遷之前秦地猶屬畿內  
至於德公兼併及雍而其強遂不可制得非封國過  
大之故邪季札歌秦而曰能夏則大此後人見其強  
大稱王時之言也茲非邪說乎秦即今鞏昌府秦州  
德公所徙之雍今鳳翔府鳳翔縣地烏鼠山渭水所



出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宋時亦屬秦州

車鄰

經旨曰賢者嘗遭暴虐憂死不遑晚遇時君能屈已忘勢而與之同樂故喜及見之而作此詩也舊說以為創見秦君車馬侍御之盛而誇美之於未見君子既見君子之義何所當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

鄰鄰衆車密比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君子指君而言寺人守門之闈也令備使令以通命也

○阪有漆隰有栗與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

者其耄與

阪陂陀隰下濕非高平之地漆可飾器栗可實籩皆有用之材言阪隰之間亦有嘉木以興夷方之國亦有賢君也八十曰耄

○阪有桑隰有楊與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與

楊柳之楊起者也桑可為弧楊可為箭亦有用之材

○秦近西戎其俗尚陋故賢者言未見君子之時但見其輿從出入車衆馬良而人有欲見國君者必先使閭人傳命通之似亦仍其故習而已及既見之則



言言解附正釋 卷之十一  
相與並坐鼓瑟鼓簧以為樂屈已下人畧無驕傲之  
氣豈非時俗之僅有哉故又言今日若不享此樂則  
老死將及必不能逢蓋幸其得見之辭欲及時而為  
樂也其所感於往日之懼憂者深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

經旨曰此刺秦君之用私人恣游獵也蓋以此詩比  
之車攻氣象迥別故知其為刺耳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

驥黑色如鐵也阜肥大也媚愛也駟馬驥色而其阜

馬之良者也御者把握其轡以制馬之遲速使之惟  
手是聽見其善御也云媚子則非正人矣此言從狩  
者惟私人而所重在御者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奉者下奉上之辭時是也辰牡及時之牡獸謂翼送  
時所宜用之獸也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  
類蓋君乘田車虞人乘佐車從左驅禽此即毛氏所  
謂虞人翼以待公之發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  
逆之車即其事也左之者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  
左也蓋射必中左乃為中殺御禮所謂逐禽左者為



是故耳拔矢括也言御者能從公意欲左則左而公舍矢則中此即御者與射者比而得禽獸之意也蓋詭遇獲禽非聽其不用命者此小人之心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歇驕賦也

閑習也謂不待指示而閑習於北園之道也雖為馬言而御者之善解公意亦可見矣輶輕也輕車驅逆之車也鸞鈴也鑣馬啣外鐵置鸞於鑣也詳見蓼蕭字義儉歇驕鄭氏以為皆田犬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歇驕王雪山戴岷隱嚴華谷皆以為非別以歇其驕逸為解但短喙歇驕之釋起於爾雅必是犬名而喙

之短否則未有以考其必然耳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鷹犬從禽也今載儉歇驕而特用鸞鑣之輶車重禽荒之樂真衰世之事也

駟賦三章章四句

小戎

經旨曰秦伐西戎飾其重甲而選卒不精至使士人遠戍久不得歸故婦人思其君子而作此詩也有刺意焉舊說以為美襄公者非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賦也



收所以載伐之取其便也輶所以駕蔡之取其堅也  
游環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出也脅驅所以制驂馬使  
不得入也陰鞞塗續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前也文茵  
所以藉馬頸也暢轂所以安車行也加茵則馬頸不  
易傷暢轂則車輪不易敗而後可以駕騏驎矣此皆  
言兵車器具之脩也君子指其夫言云溫其如玉則  
士人德性之溫厚者而非勇力之武夫矣板屋築室  
而居以為久戍之計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材  
木民以板為屋故毛氏曰西戎板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

塗以輶輶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也賦

合盾則車有防繫輶則轡不亂此皆言車馬服乘之  
用也在邑即板屋所居之地方將也

○伐駟孔群孔矛塗錡蒙伐有苑虎謁鏤膺交鞞二弓  
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也賦

○厭厭平聲後凡  
厭厭並同

此章言甲兵裝飾之盛使其君子行役久而不歸故  
思念之深坐卧不寧也厭厭久也以久戍言也秩秩  
德音謂其德之見於言者秩然不亂而非若他人之



有怨也此亦溫其如玉之意○此詩極稱車馬甲兵之盛宜可以壯軍容威敵志然在西北方必多勇悍之人不能精選而士人之溫其如玉者乃不得免焉則其政事之不均師徒之無實亦可知矣安能決勝千里之外哉是以久戍戎方歸期甚遠婦人以其夫之不堪任此役也故思念及之而其夫無懟上之心其君無息兵之策具可見焉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

經旨曰此詩言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蓋知學者所

作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也此

蒹葭詳見碩人字義白露露至秋而白也伊人猶曰此人指道之所在而言也溯向也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也此

未晞秋露重而不易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其逆上之難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  
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也

未已秋露重而不易止也右舊說謂不相直而出其  
右今按右無不相直之義必溯洄在其所居之右故  
耳○此詩以蒹葭白露為喻見秋為晚景日月逝而  
歲不我與不可不惜也然而道有定在猶伊人之在  
一方也溯洄而求是遠人求道也則遠且長而難至  
順而求之求之於身也求之於身則即此而在我欲  
仁斯仁至矣宛在水中央何遠之有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

經旨曰賢者因國君親來見己故作此詩以美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賦也

終南鎬京之南山在今西安府鄠縣南三十里條山  
楸也色白宜為車板君子指其君至止至終南之下  
也錦衣狐裘衣狐白裘而以素布錦衣裼之也渥丹  
猶簡弓所謂渥赭言其有樂意而顏色赤澤也其君  
者稱其可以為君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言言解正釋  
卷之十一  
壽考不忘也賦

紀山之廉角處猶柳宗元所謂奧如也堂山之寬平處猶柳宗元所謂曠如也黻蔽膝其狀如亞兩已相矣也黻繡於裳而衣無文因裳而名為黻衣耳此加於錦衣之上者也壽考不忘祝其壽考而不可忘也○終南者賢者所居之地而其所有惟條梅紀堂耳不敢自以其地為生賢也國君屈己下賢而至於此則真足以為君而宜其壽考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

經旨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文公六年

交交黃鳥止于棘也興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也興

從從葬也殲盡贖質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也興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也興

防當也謂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言言解題上釋  
卷之一  
九  
○交交黃鳥止于楚興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虎  
百夫之禦臨其宄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興意

禦猶當也○此詩以黃鳥起興正以目三良也蓋黃  
鳥善鳴者也當時三良於穆公必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交相往來亦如黃鳥之善鳴而交交也止于棘桑  
楚人所共見之地也若止於丘隅則人所不見而可  
以免矣此見三良雖忠而未免傷於直也然其賢則  
人所共惜故欲百其身以代之耳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三良殉葬之事實秦康公所驅也康公為世  
子時三良正為穆公所信用其言必有非康  
公所悅者如燕惠王之於樂毅也故使以忠  
殉穆公豈非假此以害之乎或謂穆公命從  
已死而三良從之蓋本左氏則又邪說也夫  
穆公用百里奚以霸顯名垂後乃賢君也豈  
肯使三良從葬而肯從葬者又兒女子小不  
忍之忠也三良亦豈肯為乎觀臨宄惴惴之  
言則為康公所迫而非三良所欲可知矣然  
則謂從穆公之命者乃文奸之言耳既殺其



父之賢臣又欲自文而歸咎於父其為不孝孰甚焉三良之被驅豈其所得已哉若秦之有殉要亦起於殉所嬖愛之人而其人亦自以殉為盡忠也因遂習以成俗意必不及於賢臣而亦豈至如史記所謂從死者六十二人與百七十七人之多哉况穆公之賢又不可以妄議矣

晨風

經旨曰此賢臣被棄而思慕之詩也

鴼彼晨風鬱彼北林此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賦也

鴼疾飛貌晨風鷗也似鷗因風飛急善擊鳥雀鬱茂盛貌欽欽憂而不敢肆之意言晨風疾飛而入鬱然之北林深而可棲也此以比賢者去之速而得其可隱之地也君子指其君言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賦也

櫟椽斗即皂斗也其實房生其房名棟詳見綿字義駮梓榆也樹皮青白如駮馬色故謂之駮櫟駮亦據歸隱之地所有者而言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也賦

棣常棣也爾雅以常棣為棣詳見七月字義檉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亦據隱居所有而言如醉則憂又甚矣○此詩言速歸所隱之地而享所有之櫟駁棣檉亦無不樂但心常以不得見君子為憂耳蓋不得於君則熱中之意我未忘君而君如何忘我邪此見其惓惓之餘意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

經旨曰此將帥與士卒同甘苦者所作必襄公始封為諸侯時詩也蓋當時猶以王命興師故有王于興師之言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  
子指士卒言袍衣之有表者也以綿實之用新綿則為滿因舊絮則為緼同袍者解衣衣之之意戈鈎子戟也詳見下章字義矛指酋矛攻國之兵也詳見字義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也賦



澤與澤同袴也以其親膚有垢澤之義戟車戟也詳見字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也賦

此詩將兵者自言豈以子之無衣而與之同衣服乎蓋王將興師當備器械而與子同事則所服用不容不與同耳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

經上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晉惠公卒重耳自秦歸

立是為文公秦康公時為世子送之渭陽故作此詩然康公殘忍薄行人也未可以許其本心之良意必穆公知文公之賢令康公篤親親之恩而因以重禮相贈歟詩雖康公所作實以見穆公之美也穆公卒從文公敗楚勤王以成霸業其原蓋在此矣及穆公既沒康公即乘文公之喪而伐之兵爭不息其本心何在哉故渭陽之思歸美於穆公可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賦○乘去聲也

秦穆公夫人晉文公之姊也生康公故康公稱文公為舅爾雅曰母之昆弟曰舅乘黃路車中有黃馬四



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賦也

悠悠我思者謂寓懷於文公者長非謂念母也瓊詳見木瓜字義瑰孔氏謂美玉之名是也毛氏以為石而次玉則不可以為瓊矣珮玉詳見有女同車字義范氏處義曰以瓊瑰為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所述左傳載晉文公事多失其實辭見春秋私考僖公十年晉克里弒其君卓及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

權輿

經旨曰此刺時君不能敬賢如始不足以任重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

夏大屋具也渠渠猶勤勤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古註說是也無餘者僅足食也有餘則可以備餒承當也權在衡輿在車皆能任重者不承權輿言其不足以當權輿之任也舊說以為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而嘆其有始無終則是較短論長之言其德不廣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也賦

四簋以盛黍稷孔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是禮  
食此言每食則是平嘗燕食器物不具故惟四簋  
按上章言無餘則猶足食今日不飽則食不充腹見  
其益薄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毛鄭以來皆以四乎字各為句蓋乎與輿協  
韻故也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一終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二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張道校正

陳

朱子曰陳國名大昊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  
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  
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  
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  
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今按陳即今開封  
府陳州也鄭譜謂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  
民俗化而為之此因詩中有此辭而附會也恐武王



詩言角曆正程 卷之十一  
之女親被太妣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  
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也華谷嚴氏謂陳詩十而  
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據株林為說  
也亦不知古經果如是否耳

宛丘

經旨曰陳俗遊蕩無度故詩人賦此以刺之也集傳  
得之矣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賦也  
○湯湯徒浪反蕩也情謂遊樂之情思也望謂人所瞻望之威儀  
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賦也

坎詳見伐檀字義值遇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賦也

缶瓦器非樂器但民俗用以節樂耳易所謂鼓缶莊  
子所謂鼓盆即此事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

經旨曰陳俗淫蕩每以賽神會男女如仕族之女亦  
出遊焉因男子悅已而贈遺之此淫俗也故詩人賦  
其事而刺之直斥子仲之子而又言不績其麻其為



刺誦明矣

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也賦

粉說見山有樞相說見鵠羽華谷嚴氏曰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間乃國之交會處又有粉相二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之子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相誘悅也張子曰婆娑不必謂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也賦

穀善差擇也擇其日之善者謂其晴明無陰雨也凡民俗賽神必擇吉而會衆原野也蓋賽會之處在南

方之野而子仲之女遨遊於此耳觀不績其麻之言可以知其爲女子矣

○穀旦于逝越以鬻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也賦

越於也鬻總也衆也國衆總於是日而往也菽荆葵也小草似葵紫色多花少實葉又翹起握椒一握之椒椒芬芳之物也視爾如菽愛之甚也貽以握椒知其愛已而以香物致慇懃也衆聚之中而二人自通情款不以爲耻焉故詩人即其言而爾我之以見其無耻之甚也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言言角厝上采  
卷之十二  
陳聖人之後不宜有此夷俗蓋必其國近楚  
服從日久而變於夷矣今楚之南鄙當川貴  
之交尚有男女出遊女以答歌擇配者豈其  
遺風尚有存者邪

衡門

經旨曰集傳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得之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  
衡古文橫字也橫木爲門無阿塾堂字言其淺也棲  
遲遊息也泌與泉水之恣同言其流也洋洋安流廣  
長貌樂飢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  
也  
魴說見汝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  
也  
鯉詳見魚麗字義○陸農師曰河性宜魚故曰河之  
魴河之鯉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

經旨曰小序謂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得之矣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則恐非淑姬之義  
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

池城池也陳之遊者多在東門故即其池而言漚麻

水經註云陳東門有池水至清而不耗竭漚漬也治

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興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

紵苧也科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去其皮之表以其

裏緝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興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

菅說見白華○此詩以漚麻漚紵漚菅起興即女工

而言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

淑姬孔氏曰晤偶也傳以晤為遇亦對偶之義蘇氏

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

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夫日夜處而無間庶可漸革其

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

經旨曰此男女期會而有不至者故因所見以起興

也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興

牂牂葉盛可藏貌煌煌大明貌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也典昏以為期明星晳晳意典  
 肺蔽芾貌晳晳明悉見貌○東門之揚葉盛可以藏  
 蔽但以失黃昏之期以致明顯耳此必男子有他志  
 而失約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墓門

經旨曰賢者以人之不良而欲諭之於道故作此詩  
 以箴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也典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意典

棘蒺藜也詳見楚茨字義斯析也墓門乃葬死之地  
 而棘生焉猶人之趨惡道也棘必藉斧以斯之猶人  
 之惡必藉賢人之言以去之以墓門之棘起興喻為  
 惡者乃死亡之道也夫指其人也不良惡也不已不  
 改也賢者言此人之惡國人皆知宜乎改矣人皆知  
 之而不改昔者果誰使之然哉追言昔之相與處者  
 使之而然所以今日之言不及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也典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

顧顛倒思予意典

梅美木也墓門有梅言人雖惡而善心猶在也鴉怪



鴟其聲主凶惡鳥也萃集也訊告也鴟集於梅則若  
小人之攻善者衆矣故以起興而言此人不良我今  
作歌以訊之汝復不顧我訊至於顛倒之時而始思  
我則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經旨曰此淫女憶所私者而憂或問之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賦也○邛音

防者防備之意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註形如今牀  
頭小曲屏風所以自防隱防之爲義蓋取諸此鵲巢

者鵲善爲巢且知避風故以此居室綢繆如鵲巢然  
後可以防人也邛與烝同韻會云稽也熟穫曰稽玉  
篇云稽食也蓋穫以供食之意旨苕美菜侑猶廷也  
○中唐有甃邛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賦也  
唐堂下至門之路即堂塗謂之陳者也甃即磚也以  
磚砌路則平實而不患於傾跌矣旨鷓亦美菜可供  
食者也○淫女言我所居室可蔽而甃可行又有美  
菜可食以待所美之人亦可一來爲誰所侑而使我  
心之懷憂乎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

經旨曰此詩男子因女子有相念之情而思之亦淫風也

月出皎兮

也與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意○僚音了

皎月光潔貌佼好也僚好貌舒遲也窈幽遠也糾愁

結也悄默憂也

○月出皓兮

也與佼人勳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意

皓月光白也勳好貌孔氏云一作嫺妖也憂受憂藏

於中之意慍心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

也與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意

照光及人也燎明也天紹天媚而其心糾緊也慘戚

然不樂也○當月出之時感其所見而言月光能照

所美之人而其人則外若舒遲而中實急切有使人

不能忘者安得不勞我心之懷思乎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

經旨曰陳靈公委政於夏徵舒就之決事焉故國人

作此詩以諷之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株夏氏邑野外曰林即株野之外也南徵舒字也集



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此言從夏南之意馬馬之大者駒馬之小者既有乘馬又有乘駒可見車之非一乘矣但言乘駒而朝食則見其不欲以徒衆煩夏南耳

株林二章章四句

左傳所載陳靈公通於夏姬之事不可謂無但中間亦有失實者靈公之適夏南豈盡爲夏姬哉徵舒威權已重勢力已強故就之決

事因朝食焉然言朝食則非夜聚也言乘馬則非微行也當國柄臣豈肯顯然使其母與其君淫於家哉然不能正身以威巨室則靈公見弑之原蓋在此矣其事詳辯於春秋私考宣公十年陳殺其大夫洩冶下

澤陂

經旨曰此亦男懷女之詩淫風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典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典也

澤水所鍾也陂澤之障也蒲詳見王風揚之水字義



言言角用... 卷之十一  
無為無心於理他事也涕自目出者也泗自鼻出者也滂沱雨盛貌言其如雨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藺興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悄悄興也○卷其員反

藺當作蓮卷言鬢髮之美其垂如拳也悄悄言其憂思如水流之涓涓不息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興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興也

儼矜莊貌輾轉詳見關雎字義伏枕卧而不寐伏於枕也○澤陂美人所居之地也蒲喻其容之柔弱荷

蓮菡萏喻其色之芳華也故以起興

澤陂三章章六句

觀陳風所存諸詩可以見陳之先亡矣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十三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張道校正

檜

檜國名國語作鄆漢地理志作會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地滎陽之南溱洧之間其君妘姓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其地與虢比鄰至平王時國滅而併虢以封於鄭今所存詩四篇皆衰世之言而亦不知果檜風否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亦未敢必以爲然焉餘詳見鄭下



羔裘

經旨曰此詩蓋大夫憂國者之所作非去位而有是言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賦也

羔裘詳見唐羔裘字義狐裘詳見終南字義羔裘本諸侯朝服而其君服之以遊衍狐白裘本諸侯燕服而其君服之以視朝失其宜矣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

翱翔與上章逍遥意同並說見清人堂謂正寢之堂孔氏曰人君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

政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

膏謂潤澤如脂漬也有曜謂日照之而有光也此正言其出遊而照曜人目也觀於此言則其裘不加裼衣而見美又可知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

經旨曰賢者思見終喪之人而不可得幸得見之而作此詩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賦也



素白也練布使白謂之練冠是既祥之冠也不能三年喪則祥而除服矣棘因棘刺而言棘刺葉少而體常露故謂居喪而骨立見者為棘人樂樂瘠貌博博謂心勞而團聚於中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

冠素則衣亦素矣傷悲者有感於心而興悲也蓋此作詩之人必亦能終三年之喪者但以獨行無助為衆所憎故憂思如此以其可與共學故欲與同歸也

○庶見素鞿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

鞿蔽膝而以皮為之也民間之所通用詳見終南字

義衣素則鞿亦素矣蘊結思畜於中而不解也可與同歸則志同故曰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

經旨曰政繁賦重人不堪其苦而自嘆之詩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也賦也○猗於

儺乃可反下章同

萋楚一名鈹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長尺以上則引

蔓草上苗弱不能為樹猗儺柔弱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也賦也



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  
有家則有室○隰下地楚賤材以比民之在下楚之  
猗儺以比民之柔弱沃若言其得遂生長之性而潤  
澤也楚以蠢然無累故得樂生嘆人之不若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此詩小序以為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說者  
遂以萋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  
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為赤子之心至長有  
室家而後為所牽蔓意亦善矣但此詩三章

以枝華實為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  
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

匪風

經旨曰小國聽大國之令會盟征伐不勝其煩百姓  
苦之而思文武成康之澤故作是詩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此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賦也

偈疾貌周道適周之路也言風急而車疾取以為會  
盟征伐疾驅而往無所停息之喻匪云者言此不足  
傷嘆所傷者周室衰微政教不行於天下而方伯不  
能撫恤其民耳怛傷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此顧瞻周道中心乎兮也賦

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乎亦傷也

○誰能亨魚既之金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賦○亨音烹古

此字通用後凡類並同

溉滌也鰲金屬治民若亨小鮮故以亨魚為喻毛氏

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

子曰溉之金鰲欲治民不煩也得其意矣懷之好音

謂欲以治民之道告之以見所以思周之意如此此

蓋幽厲之世未東遷時詩

匪風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

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

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

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

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

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

謂少知治體矣

曹

朱子曰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



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今按曹伯爵非大國也猶錄其詩滕薛邾杞皆當時  
諸侯會盟之國與曹密邇又孔子所嘗往來之地豈  
無一詩可錄而併其國名無之豈非詩有散逸邪

蜉蝣

經旨曰國君飾其衣服而無德以居之詩人以其浮  
華易悴如蜉蝣之朝生暮死故憂之而作此詩欲其  
從已而相與論道為久長之計也

蜉蝣之羽

興也

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興意

蜉蝣畧渠也似蝓蟻身狹而長角黃黑色生糞土中

朝生暮死楚楚猶言濟楚謂其羽之美也上衣下裳  
人君之盛服以蜉蝣為喻而起興蓋薄之矣

○蜉蝣之翼

興也

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意

采采華飾也

○蜉蝣掘閱

興也

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意

○說音

稅

掘閱者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  
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當時常談如此麻衣麻布為  
之如雪言其色白而鮮潔也鄭氏以麻衣為深衣諸  
侯之禮朝朝服夕深衣孔氏疏之則曰麻衣純用布



言言角眉五程 卷之十三 而色白如雪者惟深衣爲然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

經旨曰曹之賢者因其君進用小人而遠君子故作此詩以諷之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賦也○何上聲後比負

荷之何並同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蓋役屬非指其官也何與荷同擔揭也戈見秦無衣役爰也見衛伯兮各子義皆短六赤芾詳見車攻字義當時蓋有以候人爲大夫

而與於三百赤芾之中者故舉以爲言彼其之子即指此人非泛指三百人也然曹之赤芾者有三百人則亦見其王制墮而小人衆矣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典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典也○稱

聲後凡取能勝之義者並同

鷦鷯也俗名淘河好群飛入水食魚歐陽氏曰鷦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言言角用... 卷之十三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也興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興  
味喙遂順也媾遇謂恩遇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也此

蒼蔚草木茂盛也隤雲升也南山雲氣朝升則草木之茂盛益陰晦矣此以喻小人衆多而暗昧日進也婉變說見齊甫田季女少女也既少而美宜爲人所取矣今不妄從人而不免於飢亦猶君子守道見棄而至於貧賤也故以爲比

候人四章章四句

鷦鷦

經旨曰此美其君德之足以正人也觀正是四國一語則似稱美天子之辭意曹風不宜有此耳

鷦鷦在桑其子七兮也興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興意

鷦鷦稊鞠也亦名載勝即今布穀詳見鵲巢字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以起興則淑人君子當以能親民而天下皆得其平者言之儀即心之裁制義之發見者大學藏身之恕是也一則其心固結而不散故曰如結

○鷦鷦在桑其子在梅也興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



言言解題上卷  
卷之一  
絲其弁伊騏典

帶大帶有雜色飾馬弁色如青黑之馬故以騏為名  
詳見淇奧字義此言正衣冠尊瞻視見其心之所存  
者一而威儀之不忒足以起人敬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典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典

棘小棗忒差也儀不忒本上心之一者而言正四國  
則化及於天下矣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典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典

四國之化本於國人故復推本言之國人觀感則皆  
祝其壽考矣○鴉鳩常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  
去母常不移從一以俟之則彼此不相失也

鴉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

經旨曰周室既衰王綱廢墜德澤不及於民民方愾  
念賴郇伯能勞之故詩人美之而作此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典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典

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  
也愾嘆息聲周京天子所居也先王盛時民勤農業



則引泉上流以灌禾黍今田野荒蕪無復有良苗者而列泉在下惟浸苞稂蕭著而已下泉寒無生意而草皆病焉以比民之憔悴於虐政而因以起興也所以愾嘆而念周京者良欲其留意於恤民耳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興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周興也

蕭蒿屬菽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興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興也

著亦蒿屬即筮草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興也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興也○勞

聲後凡慰勞之勞並同

郇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為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為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為何時人矣郇伯為州牧治諸侯能行仁政使民得盡力於農畝故陰雨所膏者黍苗而芄芄然生意之盛以比民之得蘇息而因以起興也蓋王者之不作久矣四國所以被周之澤而有王者實由郇伯能勞來我耳舊說以郇伯為先王盛時州伯詩人追言之而傷今之不然此徂於小序曹人疾共公之說而不知其不足據也夫共公魯僖公時人也東遷之後周之人望已絕誰復有念周京之憐恤者乎故郇伯者必非



言言解周上采  
卷之十三  
文武成康時人而此詩之作其亦在幽厲之間歟當  
幽厲之間而得州牧如郇伯者寧非人心之所共愛  
慕者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說解頤正釋卷之十三終



文式成康時人而此詩之作其亦在成厲之間  
為厲之間而得州牧如鄒伯者寧非人心之所共  
慕者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經卷之十三



